

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妻登極者子路曰是纒纒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者明也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逸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從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

不為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述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為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為宜僚則橫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特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棲棲者非得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昇高而望樓樓眾多理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鄜市者似之莊子寓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

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為老聃役自埋於民如列子居鄭圃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若沉也孔子度宜僚之不見已猶嚴僂之恥見許由而何以為存言汝何緣留得此人也

腐齋曰義極屋棟僅猶徒埋隱畔也藏居比隣而人不知聲消逃名存陸而沉喻隱於鄙市著猶知佞多言何以為存必去而不留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己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為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為聖人僕役而未昇堂與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

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其室虛即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長梧封人問于宰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子為耒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于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于子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木繁以滋子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佳莖葉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瘰癧亦癰內熱溲膏是也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功盡其分無為之至也夫適離滅亡以眾為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莖葉膏黍稷欲惡傷正性形扶踈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至於當此鹵莽之報也呂註為道日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適天離性滅神亡情以眾為

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此易謀內之欲惡為莖葉外之葉莖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為莖葉其真之所為也

疑獨註為政治民而鹵莽滅裂則踈略而無成功封人推已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變所用之法而深耕熟耰其木繁滋終年厭餐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亦如之適天逃其自然故離性滅情亡神以徇眾人之所為動之死地者也策莖始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穢而不節則害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瘰癧亦癰內熱溲膏之病至於神去形遷而後已此治性也莖之報也溲膏即便濁之病腐齋曰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做此變齊易其耕法好惡之性

猶律章即茅塞其心之義性蔽塞則欲日長如蒙蔽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真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虛引說文禾麥吐穗上平曰齊審詳經意去聲為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 芥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未繁而厭餐以此為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其性以至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為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律章之害苗蒙蔽即律章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漸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

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享人馬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舊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全則不然匿為物而惡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舊謂已下事大舊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而夸跣生夸馳乎夸跣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

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為物所顯則皆識為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偽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偽士於何許得其真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訟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觀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觀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以得為在民失為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子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偽繼之上出多偽而欲下不偽不可得也疑獨註大道日散詐偽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為盜乎莫為

殺人乎後言大災之事榮辱皆財窮困人之身等是也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  
知所病不畜貨財故人不知所爭今之人  
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召人  
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  
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  
為在民至退而自責言古之人君愛民反  
身之道今則不然下四句指時君之政為  
物隱匿而以不識者為愚後文可以類曉  
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為之計民知內竭  
而不可為故繼之以偽上之人不能反本  
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矣上既失真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  
耳  
厲齋曰義莫為者得非為盜為殺人乎榮  
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  
有此害為國好聚財然後有所爭失得正  
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子一人一物有失  
其形退而自責即區夫不被澤若已納之  
溝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為愚大  
為難行之事而以不取者為罪重為任不  
量人之力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強其力所  
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知所不及必以欺  
應之過取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上使之  
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詰之天下遊夫子欲乘舟浮海之  
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  
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  
間凍餓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  
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為先權之  
莫為盜乎莫為殺人乎何為而至此極  
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病啓爭而至

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  
其可免乎此語有識及時政之意次叙  
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  
失所以治成而化給今則不然已下  
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  
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嘆不  
足之意觀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  
能節己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  
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一形當  
是一物傳寫之誤見厲齋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